

维吾尔族历史资料丛书

元代
哈刺鲁尔

资料辑录



维吾尔族历史资料丛书

元代维吾尔_{哈刺鲁}资料辑录

陈高华 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维吾尔族历史资料丛书
元代维吾尔哈刺鲁资料辑录

陈高华 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

新疆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2插页 180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7-228-01968-7/K·183 定价：4.30元

例　　言

(一) 本书辑录元代汉文文献中有关维吾尔族和哈刺鲁族的资料，供研究维吾尔族历史和新疆历史参考。

元代的维吾尔族，有若干不同的名称。以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哈刺火州（今吐鲁番）为中心的地区居民，宋代称为高昌回鹘；元代则称为畏兀儿人。其他地区，如曲先（今库车）、斡端（今和阗）、合迷里（今哈密）等地的居民，则分别按其居地称为曲先人、斡端人、合迷里人等。他们都是今天维吾尔族的祖先。过去一些著作中，习惯用“畏兀儿人”来统称元代整个维吾尔族是不合适的。本资料采用元代维吾尔族一名。

哈刺鲁族在历史上与维吾尔族有着密切关系，他们居地相接，语言、文化也很相近。对于我国西北边疆的开发，哈刺鲁族起过重要的作用。因此，本书在辑录元代维吾尔族资料时，也将有关哈刺鲁族的资料一并收入。

(二) 本书分史料编年、人物传记、散存资料、其他篇目索引四部分。

史料编年 系将元代有关维吾尔族和哈刺鲁族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重大事件的记载，按时间前后加以排列。

人物传记 系将元代官、私文献中有关维吾尔族和哈刺鲁族人物的神道碑、墓志铭、家传等，按书辑录，而以《元史》殿后。由于《元史》列传大都根据各文集中碑、铭、家传等删削而成，凡碑、铭、家传等已收入者，《元史》有关列传目下即予注明。

不再辑录。

散存资料 系将散见于各种文献中之有关资料，择其有一定参考价值者，按书加以辑录。

其它篇目索引 系将元代各种文献中有关篇目，为上述三部分所未收者，按书加以编排，以备查考。

(三) 在辑录中有关资料时均加标点；错字、漏字，分别用（ ）〔 〕号加以注明，与历史事实无关之文字，则予删节。

第一部分 史料编年

成吉思汗四年（己巳）

春，畏吾儿国来归。

《元史》卷一《太祖纪》页一五上

己巳春，畏吾儿国王亦都护闻上威名，遂杀契丹所置监国少监，欲求议和。上先遣按力不也奴、答儿拜二人使其国，亦都护大喜，待我礼甚厚。即遣其官别吉思、阿邻帖木儿二人入奏曰：

“臣窃闻皇帝威名，故弃契丹旧好，方将遣使来通诚意，躬自效顺，岂料远辱天使降临下国！譬云开见日，水泮得水，喜不胜矣。而今后当尽率部众，为仆为子，竭犬马之劳也”。

当是时，蔑力乞脱脱子火都、赤刺温、马扎儿秃、薛干四人，以脱脱中流矢死，不能归全尸，遂将其头，涉也儿的石河，将奔畏吾儿国，先遣别干者使亦都护，亦都护杀之。四人至，与畏吾儿大战于捺河。亦都护先遣其官阿思兰斡乞、孛罗的斤、亦难海牙、仓赤四人来告蔑力乞事。上曰：“亦都果诚心戮力於我，以其已有来献。寻遣安鲁不也奴、答儿班二人复使其国。亦都护遣使奉珍宝方物为贡。

《圣武亲征录》页五八下——六〇上

成吉思汗六年（辛未）

春，帝居怯绿连河，西域哈刺鲁部主阿昔兰罕来降，畏吾儿国主亦都护来觐。

《元史》卷一《太祖纪》页一六上

辛未，春，上居怯绿连河。时西域哈刺鲁部主阿昔兰可汗因忽必来那颜见上。亦都护亦来朝，奏曰：“陛下若恩顾臣，使远

者悉闻，近者悉见，辍袞衣之余缕，摘金带之星装，诚愿在陛下四子之亚，竭其力也。”上说其言，使尚公主，仍叙第五子。

《圣武亲征录》页六一上——下

中忽必来 那牙泥 中舌合儿鲁兀惕 途儿 舌察兀刺兀勒 罢 中舌合儿鲁兀敦
人名官人行 种名行 出征了 种的
香阿儿思兰罕 中忽必来 途儿 额勒先 舌亦列主为 忽必来那颜
人名皇帝 人名行 投降 来了 人名官人
舌阿儿思兰 中合罕泥 阿不阿惕 舌亦列周 成吉思 合罕
人名皇帝行 将来来看 太祖皇帝
舌突儿 阿兀勒札兀勒罢 额薛不勒 合罢客延 成吉思 合罕
行教拜见了 不曾断杀么道 太祖皇帝
舌阿儿思 刺泥 莎余儿合周 “斡乞” 舌古耶” 客延
人名行 恩赐着女与咱 么道
札儿里黑 孛勒罢
圣旨做了

太祖命忽必来征合儿鲁兀惕种，其主阿儿思兰即投降了，来拜见太祖，太祖以女赐他。

《元朝秘史》卷一〇页一〇下———上

委兀敦 亦都兀惕 成吉思罕 突儿 额勒臣 亦列主兀
种的人名 太祖皇帝 行使臣 教来了

阿惕乞刺黑 答儿伯 中豁牙儿 额勒赤你耶儿 幹赤周 千舌亦列仑
人名 人名 两箇 使臣 教奏着 来时

额兀连 阿里勒周 额客纳兰 兀者克先 箕图 沢勤孙
云净着母日见了般冰

阿邻勒周 沐涟兀孙 幹鲁黑三 箕图 成吉思合阿讷 千舌捏列
净着河水得了般 皇帝的名

阿勒答儿 莎那思抽 马石 巴牙思罢 成吉思罕
声听着好生 喜欢了 太祖皇帝

莎余儿合阿速 阿勒坛 不薛因 中豁儿吉 答察 阿勒经额仑
恩赐呵 金带的驱儿 每行 大红衣服的

忽儿帖速捏彻 幹鲁阿速 答卜秃阿儿 可温 赤讷 壴勒周
碎裁帛行 得呵 第五子 你的做着

古出 幹克速 客延 幹赤周 亦列主为 帖列 兀格 突儿
气力与我么道奏着 来了 那言语 里

成吉思罕 莎余儿合周 中豁里兀 鸣诂列周 亦列仑 幹乞
皇帝 恩赐着 回话着 去的女

舌
别儿 幹古牙 答卜秃阿儿 可温 宇勒秃孩 阿勒坛 蒙古
也 与 咱 第 五 子 做 着 金 银

速不 榄 塔纳思 纳赤 榄 答儿答思 脱儿合 榄 阿不阿 榄
珠 大 珠 金段子 浑金段子 段正每 将来了

亦都兀 榄 亦列秃孩 客额周 亦列别速 亦都兀 榄
人 名 来 者 说 着 去 呵 人名

中
莎余合黑 答罢 客延 巴牙思抽 阿勒坛 蒙古 速不 榄
被恩赐了 么道 喜欢了着 金 银 珠

塔纳思 脱儿合 榄 纳赤 榄 答儿答思 阿兀刺孙 舌 阿不 阿 榄
大珠 段 正 金段子 浑金段子 段 子 将来了

亦都兀 榄 亦列周 中 成吉思合罕突儿 阿兀勒 札罢 中 成吉思合罕
人 名 来 着 太 祖皇帝 行 拜见 了 太 祖皇帝

亦都兀的 莎余儿合周 阿勒 阿勒 秃泥 幹克 罢
人 名 行 恩赐 着 女子 名 行 与 了

委吾种的主亦都兀 榄 差使臣阿 榄 乞刺黑等，来成吉思处说：

“俺听得皇帝的声名，如云净见日，冰清见水一般，好生喜欢了。若得恩赐呵，愿做第五子出气力者。”成吉思说：“你来，女子也与你，第五子也教你做。”于是亦都兀 榄 将金、银、珠子、段正等物来拜见成吉思，遂将阿勒 阿勒 屯名的女子与了。

成吉思汗十四年（己卯）

明年，大举西伐，道过金山。时方盛夏，雪凝冰积，断冰为道。松桧参天，花草弥谷。金山而西，水皆西流入海。其南有回鹘城，名别石把，有唐碑，所谓瀚海军。瀚海去城数百里，海中有屿，其上皆禽鸟所落羽毛。城西二百里，有轮台县，唐碑在焉。城之南五百里，有和州，即唐之高昌，亦名伊州。高昌西三、四千里，有五端城，即唐之于阗国，河出乌、白玉。

过瀚海千余里，有不刺城。不刺南有阴山，东西千里，南北二百里。山顶有池，周围七、八十里，池南地皆林檎，树阴蔽翳，不露日色。出阴山，有阿里马城，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马，附郭皆林檎园，故以名。附庸城邑八、九，多葡萄、梨、果，播种五谷，一如中原。

又西有大河曰：亦列，其西有城曰：虎司窝鲁朵，即西辽之都，附庸城数十。

《耶律楚材西游录》，见《庶斋老学丛谈》页三上——下

成吉思汗十六年（辛巳）

八月二十七日，抵阴山后，回纥迎至小城北，酋长设葡萄酒及名果、大饼、浑葱，裂波斯布，人一尺。乃言曰：“此阴山前三百里和州也。”其地大热，蒲萄至伙。

翌日，沿川西行，历二小城，皆有居人。时禾麦初熟，皆赖泉水浇灌，得有秋。少雨故也。西即鳌思马大城，王、官、士、庶、僧、道数百，具威仪远迎。僧皆赭衣，道士衣冠与中国特异。泊于城西葡萄园之上阁，时回纥王部族供（劝）葡萄酒，供以异花、杂果、名香，且列侏儒伎乐，皆中州人。士、庶日益敬，侍坐有僧、道、儒。因问风俗，乃曰：“此大唐北庭端府，景龙三年，杨公何为大都护，有德政，诸夷心服，惠及后人，于今赖

之。有龙兴西寺二石刻在，功德焕然可观。寺有佛书一藏。唐之边城往往尚存。其东数百里，有府曰：西凉，其西三百余里，有县曰：“轮台”。师问：“更几时得至行在？”皆曰：“西南更行万余里即是。”

九月二日，西行。四日，宿轮台之东。迭肩头目来迎，南望阴山，三峰突兀倚天。因述诗赠书生李伯祥生相人诗云：“三峰并起插云寒，四壁横陈绕洞盘；雪岭届天人不到，冰池耀日俗难观（人云：向此冰池之顶观看，则神识昏昧）。岩深可避刀兵害（其岩险固，逢乱世坚守，则得免其难，（水众能滋稼穡乾）下有泉源，可以灌溉田禾，每岁秋成）；名镇北方为第一，无人写向画图看！”

又历二城，重九日，至回纥昌八刺城。其王畏牛儿与〔田〕镇海有旧，率众部族及回纥僧皆远迎。既入，斋于台上，洎其夫人劝葡萄酒，且献西瓜，其重及秤，甘瓜如枕许，其香味盖中国未有也。园蔬同中区。有僧来侍坐，使译者问：“看何经典？”僧云：“剃度受戒，礼佛为师。”盖此以东昔属唐，故西去无僧，回纥但礼西方耳。

翌日，傍阴山而西，约十程。又度沙场，其沙细，遇风则流，状如惊涛，乍聚乍散，寸草不萌，车陷马滞，一昼夜方出。盖白骨甸大沙分流也，南际阴山之麓。踰沙又五日，宿阴山北，诘朝南行长坂七、八十里，抵暮乃宿。天甚寒，又无水。晨起，西南行，约二十里，忽有大池，方圆几二百里，雪峰环之，倒影池中，师名之曰：天池。沿池正南下，左右峰峦峭拔，松、桦阴森，高踰百尺，自巅及麓，何啻万株！众流入峡，奔腾汹涌，曲折弯环，可六、七里，二太子扈从西征，如凿石理道，刊木为四十八桥，桥可并车。薄暮宿峡中，翌日方出，入东西大川，水草盈秀，天气似春，稍有桑、枣，次及一程，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马城。铺速满国王暨蒙古塔刺忽只领诸部人来迎，宿于西果园。

土人呼果为阿里马，盖多果实，以是名其城。其地出帛，目曰：秃鹿麻，盖俗所谓种羊毛织成者，时得七束，以御寒衣，其毛类中国柳花，洁白细软，可为线为绳、为帛、为绵。农者亦决渠灌田。土人惟以瓶取水，载而归，及见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谓汉人也。

师自金山至此，以诗纪其行云：“金山东畔阴山西，千岩万壑攒深溪，溪边乱石当道卧，古今不许通轮蹄。前年军兴二太子（三太子修金山，二太子修阴山），修道架桥彻溪水；今年吾道欲西行，车马喧阗复经此。银山铁壁千万重，争头竞角夸清雄；日出下观沧海近，月明上与天河通。参天松如笔管直，森森动有百余尺；万株相倚鬱苍苍，一鸟不鸣空寂寂。羊肠孟门压太行，比斯大略犹寻常；双车上下苦顿颠，百骑前后多惊惶。天池海在山头上，百里镜空含万象；县车束马西下山，四十八桥低万丈。河南海北山无穷，千变万化规模同；未若兹山太奇绝，磊落峭拔如神功。我来时当八九月，半山已上纯为雪；山前草木暖如春，山后衣衾冷如铁。”

连日所供胜前，又西行四日，至答刺速没辇（设辇河也）。

《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页二六上——三二上

拖雷监国元年（戊子）

戊子，镇删丹州，自敦煌置驿，抵玉门关，通西域。

《元史》卷一二一《按竺迩传》

宪宗元年（辛亥）

定宗崩，宗王八都罕大会宗亲，议立宪宗。畏兀八刺曰：“失烈门皇孙也，宜立。且先帝尝言其可以君天下。”诸大人皆莫敢言。忙哥撒儿独曰：“汝言诚是。然先皇后立定宗时，汝

何不言耶？八都罕固亦遵先帝遗言也。有异议者，吾请斩之。”
众乃不敢异，八都罕乃奉宪宗立之。

《元史》卷一二四《忙哥撒儿传》

宪宗元年（辛亥）

夏，六月，……共推帝即皇帝位。……遂改更庶政，……以
讷怀、塔刺海、麻速忽等充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暗都刺、
兀尊、阿合马、也的沙佐之。

《元史》卷三《宪宗纪》页二下——三上

宪宗二年（壬子）

夏，驻跸和林，分迁诸王于各所，合丹于别石八里地，蔑里
于叶儿的石河，海都于海押立地，别儿哥于曲儿只地，脱脱于叶
密立地，蒙哥都及太宗皇后乞里吉忽帖儿于扩端新居地之西。

《元史》卷三《宪宗纪》页三下

宪宗九年（己未）

己未，正月，甲子，常德（字仁卿）驰驿西觐，自和林出兀孙
中，西北行二百余里，地渐高，入站，经瀚海，地极高寒，虽暑
酷，雪不消。山石皆松文。西南七日，过瀚海，行三百里，地渐
下。有河，阔数里，曰：昏木辇，夏涨，以舟楫济。数日，过龙
骨河。复西北行，与别失八里南以相直，近五百里，多汉民，有
二麦、黍、谷。河西注，潴为海，约千余里，曰：乞则里八寺，
多鱼，可食，在砾砦，亦以水激之。行渐西，有城，曰：业瞞。
又西南行，过孛罗城，所种皆麦、稻。山多柏，不能株，络石而
长。城居肆圃间错，土屋牕户皆琉璃。城北有海，铁山风出，往
往吹行人坠海中。

西南行二十里，有关曰：铁木儿杆察，守关者皆汉民，关径崎岖，似栈道。出关，至阿里麻里城。市井皆流水交贯，有诸果，唯瓜、蒲萄、石榴最佳。回纥与汉民杂居，其俗渐染，颇似中国。又南，有赤木儿城，居民多并、汾人。

刘郁《西使记》见《秋润集》

世祖中统三年

〔三月〕，己未，括木速蛮、畏吾儿、也里可温、答失蛮等户丁为兵。……壬午，始以畏吾字书给驿玺书。

《元史》卷五《世祖纪》页二四上

至元三年

忽丹八里局，大使一员，给从七品印。至元三年置。

《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

(一) 按：忽丹，即斡端，八里即城。新疆和田县境。

至元五年

〔三月，丁丑〕，罢诸路女直、契丹、汉人为达鲁花赤者，回回、畏兀、乃蛮、唐兀人仍旧。

《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至元七年

〔二月，乙未〕，诏谕〔高丽国王王〕禡曰：“……我太祖时亦都护先附，即令齿诸王上；阿思兰后附，故班其下。……”

《元史》卷七《世祖纪四》

至元八年

〔正月〕，皇帝圣旨：间者采近代之制，创为国学，已尝颁布天下，然学者尚少。今复立条画，其令有司明谕四方。……

……

一、诸王位下及蒙古千户所依在前设畏吾儿八合赤例，设立教授。

《元典章》卷三一《礼部四·蒙古学》

〔二月，戊申〕敕往畏吾地市米万石。

《元史》卷七《世祖纪四》

至元八年三月钦奉圣旨：……

……

一、回回、畏吾儿户，钦奉先帝圣旨，不拣什么人底民户，州城内去了的人，只那住的地面内和那本处民户差发铺马祇应一体当者。那根脚千户、百户内有的浑家、大小人口每，千户百户内也教依旧体例内当差发者。仰收系当差。

《通制条格》卷二《户令·户例》

〔六月〕乙卯，招集河西、斡端、昂吉呵等处居民。

《元史》卷七《世祖纪四》

至元九年

至元九年，十二月，二十日，钦奉圣旨：“亦都护根底，畏兀儿田地里的民官人每根底，不拣那个城子里畏兀儿每根底：众畏兀儿每爷的家私多争竞厮打的上头，今已后，他的爷儿孩儿每根底与分子呵，依着他爷与的分子要着，爷的言语休别了者。”